

蔽廬非詩話卷之一

古越蔣箸超氏著

余幼時喜學詩。然多詼諧之作。或有涉於刻薄者。爲余父所見。輒厲色相向。余且屢戒不悛也。計自十歲迄十七歲之七年中。以皮肉爲詩之代價者。不知作踐幾何。十二歲而後。頗以嚴威爲苦。然有所聞。見手輒作奇癢。欲罷不能也。無已。於暗陬覓一璧洞。有所作。則貯之。不令余父見。余父縱心細究。竟非神明。能見人於隱微乎。如是者足十年。不能知其多少。余第覺十七歲以前。殆無日不作詩。所作之詩。又無首不刻薄而已。壬寅冬。祝融先生相余。居於是。此數年之心血。亦抵作竈司上奏摺矣。可惜哉。可惜哉。

余十歲時。從從父新甫讀。日日苦於夏楚。心竊銜之。從父素有季常癖。學輩有不能禁。其鞭笞者。或至於號叫隔簾。一咳嗽。則從父之神魂。褫以去。手執之夏楚。幾隨聲以落。余欲奚落而甘心之苦。無所自會。從父最余讀五言唐詩。督責更不少懈。余因

尤而效之。改古絕一章曰：讀書真苦惱，日日號叫簾前咳嗽聲。鞭落知多少，楷書一過秘藏書筭中。不期爲從父搜得，旣懼且笑曰：若小子不可造也。

蔽廬非詩話

余十二歲時學得讀隨園集，見其恭維高貴諸作，心恒鄙之。慣向王侯門前博幾聲異采，可爲隨園之長技。詩人廉恥掃地盡矣！姻丈胡枚臣孝廉古學泰斗，也能詩之門客以千百人計，皆喜讀隨園詩。獨余則於隨園詩集上大書「佞詩」二字，從不一讀。余弟季傳（即昂孫）幼不工詩，至於鄙薄隨園與余如出一轍。嘗見其題隨園一絕云：巴不得風流有錢萬事休，文章無定價。但看女兒喉確子，才短處特言之未免過甚。

越俗夏秋之交，必爲龍舟競渡之戲。屆時分村醵會，競侈鬥華。鉦鼓之聲，不絕於耳。畫旗繡艤，日遊行於澄湖碧浪間。時或犀櫟爭先，駢艘並進，昂首掉尾，振迅若有所神而歌吹祀賽之。盛士女豐容之觀，雲合霧襲，農甿之家亦復約戚友具供饌，傾終歲所穫爲一日雞黍之資。蓋風俗所習，不可遏也。雖然，謀國之道貴於富民。富民之道，

話 詩 非 廬 蔽

貴於節用。此種浪費。其爲期甚促。其受累甚廣。亦蠹國之一種也。余幼時曾有龍舟曲一章。頗堪醒世。追錄之以實非詩話歌曰。有客談龍舟。龍舟本越俗。我家鑑湖濱。年年看不足。四座且勿喧。聽我龍舟曲。四五月間梅雨晴。春花一起好收成。佞神賽會尋常事。如雲士女鬧鶯鶯。東接爺娘。西迎婿。今年還比往年趣。號炮聲聲自遠來。報道神船收祭去。（賽會之日午前供泥神於巨船。周行各村。謂之收祭）羊豕糕桃償神債。香花紙馬案前掛。忽聞菩薩來。哉聲齊向船頭突。突拜笙歌百道聲。如雷彩旗前導。龍舟來金鱗翠鬚張。巨嘴銜頭接尾。自相擢出。軀少年健於虎。船旁短櫓。船梢櫓。（每舟選少年有力者二三十人。或鼓櫓或扳櫓）白帳當中。旗四飄。裝成隊隊天魔舞。大龍盤旋如有神。小龍掠水點蜻蜓。（小者名泥鰌。長身而狹。其疾如風。）盤車裝點更華麗。亭臺宛在鏡中行。梢婆年紀十五六。一半歡欣半羞縮。有時躍水過頸。問神情非笑亦非哭。鐵幹海鬼名紛紛。（盤車龍舟之最大者。上裝亭臺樓閣。以金飾之。船尾有一年約十五六女郎盛妝而坐。謂之梢婆。又有錢幹海鬼等。）

舟雜龍舟中。天公作惡。日已沈。龍舟散去。歌場歇。蕩婦妓童齊出。神古來太史是採風熱鬧喧傳。入九重不問民情與風俗。單將兒女說。西東乾隆皇帝問宰相。越俗賽會真榜樣。清甸湖上好繁華。脂粉一天八千兩。（越俗賽會以四月六日之清甸湖最爲熱鬧。相傳有一日須費脂粉五百斤之說。故云）相臣稽首萬歲爺。不過家家鷄黍排那費許多。香水粉翡翠簪與玳瑁釵。吁嗟乎。十里周圍十萬戶。一家一鷄。何足數。浪費金錢不算。真消耗精神無處補。我爲越人長太息。龍舟之毒毒如蝎。何時陋習盡。刪除教民撙衣且節食。此余二十年前之譖作也。更新而後百廢雖不能具舉。而獨於此種陋習。則懸禁尙厲。亦吾人愴心之一事也。

同鄉人有新婚者。新郎甚長厚。日以秘事告人。且曰。每晚鷄鳴時。新婦必以指甲抓其臀。使醒而就一枕睡。有好事者以詩紀之曰。妾年二十郎十九。妾性風流郎長厚。春宵刻刻值千金。到得鷄鳴眠不久。好事母教一度虛孤衾。這奈五更守爲郎憔悴。已多時。郎勿忍心呼罷手。詩聞於新婦。恨其夫之不守秘密也。切齒詈之曰。從今後。

我。再。不。來。抓。你。一。把。今。其。子。年。已。一。十六。鄰。人。尤。據。爲。笑。柄。也。

藏 麓 非 詩 話

以云詩之一道非俗人所能道其隻字古來詞人言之詳矣然近今詩人多於牛毛乳臭之子一解吟咏輒比韻琢句不自知其唐突何可笑之甚也余十歲時甫學詩曾有絕句一章移嘲若輩最爲貼切詩曰阿蒙下得幾年帷北海樽前老面皮文不在茲天喪予年來強半俗人窺猶憶余成斯詩時適爲余父所見罰余長跪六刻鐘懲戒刻薄也

余次兄更身第二宋玉也十四歲時議親於章姓章擇婿甚苛堅以相婿請余父固辭不獲乃諾之蓋所謂看新郎者亦越俗之慣例也時方盛暑約相會於華嚴寺由從父瀾聲帶領以往余是時方十二歲亦不解是何理第覺看新郎三字與老婆問題略有關係而已過午歸從父頗喜形於色余急詢次兄以何狀至四五次卒不答余恨之刺骨遂作七律一章以紀其事曰而今存記是新郎妃色紗衫半截裝（是時盛行接衫故言）羅扇姑姑描蝴蝶綬鞋姊姊繡鴛鴦（皆紀實也）除非斷送

藏 麋 非 詩 話

老婆管（老婆管越謠卽老婆之謂）敢是瞎呼丈母娘底事回來無一語惹人肚裏費平章詩成時次兄讀一過悻悻曰阿三你好余將必有以報你越年餘余亦議親於湯姓女家亦堅請相婿婿貌甚不颺余父不獲辭乃倩次兄代之旣允親事次兄卽和原韻曰看我重新扮六郎羅衫猶是舊時裝可憐陋質難蒙虎莫怪喬公錯點鴛此日朵頤誇妙增他日蹙頰（余豐額故言）伴新娘相皮相骨都成幻除郤姓湯改姓章余見之頗有愧色越謠不云乎六月債還得快謂次兄之刻薄乎則余實有以先之殆非平允之論也

余幼不攻詞以其細膩也間世而後獲與海內文士交偶於尊前月下有所酬唱然滿腹掏摸無一熟排子苦於無從下筆乃稍稍讀之歲辛丑講經於清川兩等校其時陶輶生蔡崔卿諸前輩常以文字相往來始學得填詞法然至今猶未工也余猶憶開筆填詞係一闋柳梢青爲爽友約三次歸以自嘲者詞曰鎧鎧幾句逼得儂心忙如許你也來催他也來催走路走路叫儂怎能留住儂不去時時又悞跑斷腿兒

蔽 嘘 非 廬 詩 話

趕得到也。明天再聚。無論咬音嚼韻。毫不就範。卽詞句之間。一味油腔滑調。不求精警。落地時辰。一聲喊。宜其老不能工也。

余從父聯蓀家道不甚豐。壯年好酬飲醉以歸。諸事不問。先掉從母髮。攔頭掌。頰務令流血而後快。非人道絕矣。余等習見之。雖不以爲怪。然曾有詩諷之曰。不是色迷是酒迷。一年四季爛如泥。勸君暫把饑寒問。不要拳拳飽老妻。（從母長於叔五歲。故言）詩爲從父所見。余只聞得小畜生管你什麼事。二句卽疾轉而奔。恐其以飽從母者飽余也。然從父殊不若是。復高聲叫曰。小心走謹防跌。自是出入值於途必顧余而笑。或謂他人曰。若小子必非尋常人。此種情景至今思之。亦極有趣味也。

長兄娶親時。余方十三歲。常川入新房。兄嫂以余幼。不甚所顧忌。一日余於後門稻田中捉得一蚱蜢。少見多怪。意欲獻於新來嫂。以顯余捉來不易之能。掀簾入。則不見一人。第聞嬌聲。問曰。來者是誰。聲似帳中透出者。余怏怏而出。立賦一絕云。急忙只爲小蟲來底事。無端鬪繡帷。不見哥哥聞。嫂嫂紅羅帳裏。一聲誰。

鄉人某甲。有劉伶解。然不良於飲。無飲不醉。一年三百六十夜。十之七夜。不省人事。及曉而醒。則豪興自若也。一日飲於某酒家。復大醉。獨行無侶。傾倒路旁。頭觸石血流。被面強起。忍痛而歸。耗去醫養費數十番。始愈。余偶書一絕嘲之云。如今悔學酒中仙。大好頭顱竟不圓。醫渴何如醫痛好。費君多少杖頭錢。

維揚彭某。老登徒而鰥者。晚年築新臺。里鄙至不以人齒。彭某老其臉。作新臺四絕以自解。曰。千卿甚事口雌黃。盍讀鄒賢無後章。弱息未能延。後嗣現身說法爲宗祊。劇憐小子誤風流。累得嬌妻泣暗陬。我佛慈悲參歡喜。楊枝滴滴灑溫柔。世上何人不省錢。守鰥停娶受熬煎。本來一舉期雙得。請把老懷仔細猜。內政家家是萬殊。一家自有規模。但求予子表同意。便可公公兼丈夫。此老辨才可謂無碍。然滅絕天性。所謂人妖者。非歟。

劉豁蠶客吳淞。時其友醒吾爲言有土豪某。每年秋收赴莊佃戶張三。必殺雞爲黍。以歡迎之。一年張憾其刻薄。竟自免除。某雖知其故。而不肯自反。但思更易他人。以

話 詩 非 廬 蔽

洩垂涎之忿。偶吟云。年年收租總有雞。今年如何獨無之。此田不與張三種苦。無收句爲張竊聞。遂手捉一雞。作磨刀霍霍狀。使之聞之。某頓續云。不與張三郤與誰。後入城爲人具道之。有謂其非一氣者。某解之曰。前三句是無稽。(代雞字)之談。後一句乃見幾。(代雞字)而作也。聞者皆笑不可仰。

有自署慕穀者。曾充廈門某報館主筆。常仿試帖體咏豚尾奴云。猶自施豚尾。甘心作滿奴。族無同種念。黨欲保皇呼。牛後遮難密。猪疤愛切膚。喬妝惟院妓。依樣半車夫。宴社雞爲伴。居家犬與俱。乞憐搖暮夜。追放遁泥塗。忍得新人笑。狂留故態迂。文身休斷髮。怕不齒韓盧。咏鴉片鬼云。嗜極形如鬼。名因號吃鴉。睡鄉分片席。黑籍認通家。一榻橫渠話。三人葛亮誇。膏焚同性命。癰癬此煙霞。但弄無腔笛。憑他載怪車。抵談如谷子。流涕亦長沙。燐火生前活。精神分外加。君身仙骨煉。其奈毒中華。兩詩雖未能精警。然別具體裁。苦心警世。亦近時諧詩中不可多得之作也。

近年煙禁厲行於內地。一般黑籍鬼。恃十里洋場爲安樂窩。吞雲吐霧。毫興自若。其

實亦可憐之尤者也。余幼時聞鴉片臭頭必爲之量。故深惡而痛絕之。然余岳余舅皆酷好是物。過訪余父時必携具偕來。黑雲毒霧瀰漫寢室。余甚苦焉。因作絕句四章曰：拚將精血伴燈昏。顛倒陰陽不必論。枯臥生涯疑似鬼。問誰夜裏有乾坤。不醫口渴不充飢。贏得半生氣力微。敢是兩肩能負重。脊梁高聳曬蓑衣。煙灰多少費思量。擋却新槍弄老槍。只有五更消不得。要茶要水一聲娘。（越俗有子者多呼其妻爲某之娘。故言）芙蓉帳裏芙蓉燒。不管閻王舉手招。怕是文忠遺烈在老來。一例犯明條。是時禁煙政策尚未發明。余不過隨意言之。今余舅亡已十九年。而余岳則受禁煙之干涉者且數起二十年前之諧詩竟有道着之一日。世事變幻大都作如是觀可也。

余友劉君鐵冷爲近今之箸述家。然所作盡規於正。至於滑稽文詩甚不多見。蓋劉君有三代遺風。務忠厚而不務刻薄也。前年余主民權小品時。曾有十不全詩之惠。雖詼諧絕世。而一股嚴厲之氣猶流露行間。毫無浮滑之弊。亦諧詩中之模範也。爲

話 詩 非 廬 蔽

具錄於下。其一咏秃云。頭角崢嶸濯濯形斯人生就老人星。惡風吹墮龍山帽羞煞巫雲一叚青。其二咏癩云。無端著手雪花飄底事。雪人雪不消種色漫疑黃與白。有時血腋也紅潮。其三咏駝云。佝僂循牆曲似弓。生來龜背却隆。漫嫌不負千金任。到處看他總鞠躬。其四咏麻云。含羞背鏡倚粧情。傅粉終嫌膩不平。豈但畫眉資點綴。罩來面幕更憐卿。其五咏疣云。有聲吃耳邊來欲語仍遲口。早開非效劉邠嫌艾氣。雙聲疊韻費猜。其六咏聾云。何須社酒乞治聾。掩耳趨風也算聰。屏却塵寰多少事。是非都付不聞中。其七咏矮云。仰人鼻息待人援。只爲貌躬畏鶴吞偶。駕高車使狗國也誇。今日大吾門。其八咏缺云。半點朱唇缺一隅。唇亡未識齒寒無。而今言路洞然闢。開口何勞嘴與吁。其九咏膨云。漫將程腹笑。便便經筭當年說孝先。此外便推彌勒佛。直須萬貫把腰纏。其十咏啞云。啞啞喉閒也作聲。有聲無語豈無情。指揮絕似英雄態。滿面春風一笑迎。妙筆寫生有典有則。讀此詩者可知滑稽文字。不必以油滑矜長。

話 詩 非 嘘 蔽

野鷄拉和尚爲漚上久年之趣史。然余固未曾目見之。第觀坊間發賣花紙。有所謂十稀奇十笑話者。皆列野鷄拉和尚一門。余因譜貂裘換酒一闋。以記其事云。寒夜行人少數時候。再過兩鐘天將破。晚院裏姐兒春意惱。早已鸞鳳倒只奴奴尖風吸飽欲待掩門。負氣睡怎禁得虎似的龜鵠。真沒奈怒如擣黑地裏鬼影。忽掉喊阿嫂趕上前去。看看明瞭。原來南無阿彌陀一個光光禿老。料定是塵緣末了。扯破袈裟。拖破鞋。大慈大悲三聖三寶。不管他賊頭腦。是詞後半關係本題正文。而前半闋則於題無着。卽云作勢亦屬牽強。然賣淫業賤矣。而野鷄尤賤。或終夜不得客。則終夜依門。有時雪花文身。尖風吸飽果不得者。鞭笞隨其後。其可憐爲何如也。余之用意等於慈航。

邑有富室陳某。兄弟二人。皆長於盤剝。然手足之間。又絕不相能。以故鄉人呼大陳曰長毛。呼小陳曰鬼子。喻其兇狠而操戈也。大陳有子某。頗嫻於文墨。會書齋落成。浼某孝廉題其額。孝廉固刻薄者。援筆立就。匪夷所思四字。以應之。觀者多不能瞭。

藏廬

非

詩

話

解。適余過其廬。笑謂主人曰。某公何辛苦乃爾。其實將尊府門外大招移以題此。最爲貼切。蓋某素操洋貨業。其大招上則洋廣雜貨四字也。事聞於孝廉。柬余以詩曰。
苦心題小閣。底事郤千卿。令子懾前孽。貪夫獲美名。匪夷成幻想。洋廣郤真評。寄語愛財者。路人抱不平。余讀其詩。頗以多言自艾。然若輩實民間巨蠹。亦不可不有以警之也。

會稽山畔。有某書痴者。好讀杜工部詩。家藏宋板工部集一冊。珍如拱璧。寢食勿離。有好事者戲之曰。君嗜杜詩若此。工部有知。必當引君爲知己。惜不令君一見。之某大悅。逢人便探工部住址。人知其痴。咸支吾答之一。若工部果爲當世名士者。然某年。某挾杜詩一冊。奔走天下。因而至滬。偶遇工部局。以爲此必杜甫居。自維詩中多不解處。今日何幸。天賜良緣。不才之茅塞。得以一旦開豁。寧非絕大快事。遂狂奔回寓。具後學名刺。一直衝工部局而來。守門捕止之。某不理。至餉以木棍。某始畏慚而退。然猶口呼工部負我工部負我不止。後聞其回鄉。語所親曰。杜工部詩名聞天下。

予以爲必一極廣交游者那知倚仗洋勢用紅頭人爲巡捕專門逐客而置同國人於不間如此行爲吾恐工部二字其名譽亦不久掃地工部不自愛予深爲工部惜也聞者皆笑不可仰余弟昂孫聞其事卽成一絕曰笑君枉讀十年詩前代後朝都不知究竟三唐算什麼總言一句是癲痴

話 詩 非 廬 蔽

汪君虛汝諧詩能手也嘗述孕娃曲云紅娘子子何嬌拖拖宕宕害保害了保保猶自可你看保保好蹊蹊一想粉麵搓圓子二想韭菜頭一刀三想鮑魚燒竹筍四想黃魚蒜瓣燒五想洋糖濺粽子六想凍魚兒挑一挑七想吃個麻團七錦伴（俗以杏仁瓜子桂蕊梅子等爲七錦）八想冰糖燒蹄子九想鯽魚夾點刀（俗謂肉膾爲點刀）十想站在門口瞧一瞧瞧見哥哥來到了紅綠線買一包送與妹妹做花袍還有洋糖桂花糕送與小妹妹夜裏肚裏餓了止止潮是曲能風能雅亦文亦俗讀之甚有趣味蓋婦人懷姪數日內頭目昏眩心志怔忡似病非病似癆非癆口味無聊亂思飲食者俗謂害娃娃或曰害保保其形狀確肖如曲所云此係兒童口

蔽廬非詩話

歌意調蔑所稽証。然夷考其詞，綺麗嫋娜，能寫出小女子婉變口吻，不特以詼諧見長。即太史採風亦在必錄之例。因筆述之，以供社會上之一噱焉。

中表劉茂生，胭脂隊之健將也。治遊近十年，戒之卒不聽。一日與某房侍密歡於客邸，司機小不慎，而風流病且姗姗來矣。余戲成一律嘲之云：十載冶遊興未闌，劉郎縱馬走長安。嫖花嫖葉偏嫖果，服藥服丸更服丹。直是風流媒腫毒可憐，痛楚徹心肝。勸君細辨楊梅味，權作櫻桃一例看。頸聯出句之果字，頗費解。余意指楊梅也。劉不能文，烏足與言詩。余之所作，亦對牛彈琴已耳。今大創已復，而冶游且狂於昔也。金錢小事，算什麼？身體將奈之何？噫若而人嫖而死者，余以中表誼當輓他死而無悔四字。

予友陳子奮，瀟灑風流少年。仕版宦游瀘陽時，嘗與朋輩品花北里，眷一蘇產妓，投桃報李。如漆似膠，妓名蓮子，朋輩之能詩者，皆爲之題聯，刻畫入妙者甚夥。余亦成一流水嵌字格，嘲之云：莫道蓮心塊喻苦，須知子夜不飛單。句雖不佳，然有合乎箴

規之義所謂寧可招人怪不可討人嫌是也子奮閱之始爲爽然聞其後卒娶蓮子去。

話 詩 非 廬 蔽

豁盦家石首時其同學張闡仙言某士人善畫工詩以憤世故繪一鐵拐李衣破衣
拋拐杖枕葫蘆席地臥高堂大廈前旁繪一犬對之作狺狺態顏曰天涯覓食圖題
一絕云我討我的飯與你甚相干可恨勢利狗單咬破衣衫絃外有音不僅描摹乞
丐之口吻亦可謂譙而虐者余謂詩人本當如是無論詼諧與否第一以警世爲上
廢八股爲策論時吾鄉之能文者大約可分爲三派一嗚呼派開口嗚呼閉口嗚呼
者也近今宦途得意人物如馮仲賢（卽學書）壽洙鄰（卽鵬飛）輩皆爲斯派之
健將一嗟乎派開口嗟乎閉口嗟乎者也著名者爲徐伯蓀先烈當時至有嗟乎副
車之名（按徐先烈爲前清癸卯科副貢）其餘能力極薄弱今歸淘汰矣其一不
嗟乎不嗚乎爲純粹之先正派如蔡子民湯蟄仙茅孟淵周伯度諸先輩是也嗚呼
派極盛時代在戊戌己亥癸卯六年當時之舉優者領鄉薦者幾無一不爲是派人物

藏 麼 非 詩 話

遭屈抑者獨馮仲賢一人耳。予曾有絕句戲之云：意謂改良是嗚呼，嗚呼惟我獨嗚呼。嗚呼鄉薦嗚呼貢及第。嗚呼落嗚呼今則居傍天子儼然爲新貴矣。余偶憶前事復爲竄易數字曰：意謂改良是嗚呼，嗚呼算得好。嗚呼嗚呼中國嗚呼帝不是嗚呼也。嗚呼。

通州張茂才有巷口卽事一章云：轉過街頭又巷灣。倚門有個小雲鬟。怕儂瞧見嬌模樣。撲的一聲門忽關之。二十八字可謂詩中有境。怕儂兩字如見其人。撲的兩字如聞其聲。直將女兒倚門現象描寫盡致。亦諧詩中不可多得之作也。

桃花門巷中小家碧玉多有倚門而立者。其目的大都偷盼行路少年郎。及人行近時。則又急轉入內門。轟然扃矣。女兒心腸殊難臆測。爲畏羞計耶。則何必倚門爲賣嬌計耶。則何必扃戶。其中緣由不可思議。安得有情人破其扉。入其室。一握手伊人纖纖素手。而問其原因也。余弟昂孫有無題二章云：只爲聰明反學痴。桃花門畔動遐思。有時粉蝶牆頭過。一點春心不自持。半是無心半有心。柴扉啓處立亭亭。冷風吹。